

摘要

刘向的《列女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女性传记，其首卷《母仪传》以母仪为主题，为十八位模范母亲立传，共有十五篇传文。

在立传时，刘向兼顾到母亲身份的多义性，着意展现母亲在不同阶段可能面临的不同问题，选择传主的标准较为宽泛。内容上，多数传文聚焦于贵族阶层的母子教育故事，忽视了女性内部的知识经验传承。结构上，《母仪传》同《列女传》其余六卷一样有较为规整的篇章结构，但同时又具备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内容随时调整。母仪故事中还隐含着母与子、夫与妻、从父与从夫等多重权力主题。

《母仪传》对传主的身份定位、语言描写及性别角色建构，都在不断强化母亲于家庭方面和教育后代方面的责任。母亲以富有智慧、能被依靠的形象出现在故事中，出色地扮演教育者、关爱者和辅助者的角色。在刘向的文学风格、性别意识和个人意图的共同作用下，母亲形象表现出有限的主体性。当个体表达欲望超越性别界限，母仪的形象也变为刘向的形象。

《母仪传》以母亲这一身份单独成卷，占据开篇位置，在《列女传》全书中具有统领地位，与《列女传·孽嬖传》和《孝子传》内外呼应，并对后世文学和女性产生深远影响。母仪故事留下了珍贵的女性史料，提供了叙事范例，为女教提供阐释空间，母仪也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题材和评价女性的标准。

关键词：刘向；《列女传》；《母仪传》；母亲形象

Abstract

The book *Lienüzhuan* compiled by Liu Xiang is the first female biography in ancient China. The first volume *Muyizhuan* took Muye as the theme, writing biographies for eighteen model mothers, with a total of fifteen biographies.

When selecting biographical characters, Liu Xiang took into account the ambiguity of mother's identity and carefully demonstrated the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mothers may face at different stages with a relatively relaxed standard. In terms of content, most of the biographies focused on education stories of mother to son in the aristocratic class, ignoring the inheritance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mong women. In terms of structure, like the other six volumes of *Lienüzhuan*, *Muyizhuan* had a well-organized struc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flexible and can be adjusted at any tim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there were multiple themes of power hidden in the stories of Muye, such as mother and son, husband and wife, and obedience to father and husband.

The identity orientation, language description and gender role construction of *Muyizhuan*'s figure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e mother's responsibility in family and educ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Mothers appeared in the stories as wise and reliable figures, playing the role of educator, carer and assistant. Under the joint influence of Liu Xiang's literary style, gender awareness and personal intentions, the figures of mothers showed limited subjectivity. When individual expressing desire beyond the border of gender, the figure of Muye also became the figure of Liu Xiang.

Muyizhuan, divided by mother's identity into an independent volume, occupying the opening position of the book and having a leading position in *Lienüzhuan*, echoed *Niebizhuan* inside and *Xiaozizhuan* outside. I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literature and women meanwhile. The stories of Muye left precious female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vided narrative examples, and provided explanatory space for female education. Muy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heme in literary works and an evaluation criterion for women.

Keywords: *Lienüzhuan*, Liu Xiang, *Muyizhuan*, mother figure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IV
绪论	1
一、选题意义	1
二、文献综述	2
第一章 《母仪传》的编撰旨趣	7
第一节 宽泛的立传标准	7
第二节 灵活的篇章结构	13
第三节 隐含的权力主题	17
第二章 《母仪传》的人物形象	23
第一节 系于男性的传主定位	23
第二节 意图明确的语言描写	31
第三节 母亲形象、叙事与性别角色	37
第三章 《母仪传》的地位与影响	46
第一节 统领全书的首卷地位	46
第二节 母仪故事的深远影响	48
结语	53
参考文献	54
后记	59

绪论

一、选题意义

母亲是人与现实世界最早连接，人因为母亲才能以血肉之躯坠地。人一生中对母亲的无数次呼唤，亦是在呼唤自身。故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对母亲如何重视都不足为奇。母亲也因此成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物形象，刘向的《列女传·母仪传》正在传记文学方面提供一例研究母亲形象的范本。本论文研究《列女传·母仪传》，既基于母亲对人类之意义，又基于《列女传·母仪传》本身之意义。

刘向的《列女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女性传记，其首卷《母仪传》更是第一次为母亲群体立传。《汉书》记载刘向采兴国者及乱亡者入《列女传》以戒天子，^[1]可见刘向作传之直接目的更偏向于政治层面，只不过其文本呈现的方式与内容决定这一文本与性别因素紧密结合。此外，古代社会对母亲身份的重视也使得《列女传·母仪传》作为罕见而集中的母亲故事文本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性别规训的作用。以当代人的眼光来看，父权掌握话语权的古代社会提倡尊重母亲无非是一种谎言，其实质仍是对女性的压迫。这种压迫常与对妻子、对女儿的规训绑定在一起，在崇尚三从四德的时代，每个女儿都在扮演潜在的母亲角色，她们没有自由选择是否成为母亲的权利；而妻子更是如此，所谓“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2]是也。在这一层面上，《列女传》的文本显现出其局限性来。

正视《列女传·母仪传》的局限性，要深入到文本里去研究女性与母亲因何与如何受困于历史中。葛志毅^[3]指出《列女传》所标榜的妇女道德虽是宗法封建道德，但书中妇女不仅自觉实践之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中自有难能可贵之处。倘若只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道德，那时代的道德永远没有进步的动力。且所谓“自有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如同思想糟粕一般是模糊的概念，即使有人能具体描述这个可贵之处，也要反复质问其真实性。人们生来带着某种性别，又被社会塑造成某成“性别”，这两种性别不管是否一致都会影响个体对世界的认识。而深入文本反复确认，正好可以帮助人们扫去时间与身份的干扰，对性别文化形成更深刻的认识，故文本的局限性并不一定减损其研究意义。

研究新儒学的罗莎莉在建构儒学作为一种女权主义理论的可能性时，曾批评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西方人种优越论的理论背景下总表达有关性别平等问题的霸

^[1]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20-1521页。

^[2]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888页。

^[3] 葛志毅：《〈列女传〉与古代社会的妇女生活》，《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3期，第68-72页。

道评论，不断暗示着与性别相关的西方传统理论的虚构优越性。^[1]她提供一种新思路，《列女传·母仪传》也可以是一种被建构的思想资源。但这其中也隐含着—个陷阱，文化优越论者发表霸道评论固然不可取，可为了建构新理论而回避或忽视历史事实或文本事实同样不可取。因此，研究《列女传·母仪传》既是为了看清文本层面的事实，也是为将来建构新的文化理论积攒能量。

二、文献综述

今本刘向《列女传》大致定型于宋代，经苏颂、王回、曾巩、蔡驥等人多番校对整理后，全书分为原作七卷、续作一卷，大序、小序、颂散入目录及正文。乾隆年间顾之逵所得南宋余氏勤有堂本之内殿本已佚去颂义大序及《鲁师春姜》一传。本论文涉及的文本是今本《列女传·母仪传》十四篇传文以及后人辑佚的《鲁师春姜》。目前学界对《母仪传》的研究以单篇散论为主，成果集中在题旨、佚传、次序和母亲形象四方面。

（一）《母仪传》的题旨

母仪者，许慎的《说文解字》解“仪”为“度也”，段玉裁注曰：“度，法制也。毛传曰：‘仪，善也。’又曰：‘仪，宜也。’又曰：‘仪，匹也。’其义相引伸。”^[2]将母仪一词解释为当母亲的法则是比较合适的。再看刘向为《母仪传》作的小序：

惟若母仪，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姑母察此，不可不法。^[3]

结合小序末句及《母仪传》内容来看，可将《母仪传》理解为一卷讲为母之道、讲母亲典范的书。但《母仪传》并不单纯为母亲树立典范，学者们对《母仪传》题旨的探讨向来与《列女传》为何是《列女传》首卷这个问题分不开。魏霞^[4]认为刘向将《母仪传》列于卷一且将国母们列于前半部分，一来有托始于远古之意，二来是刘向对国母教化作用的重视，三来能与《孽嬖传》形成对比以戒天子三代兴亡之道。刘赛^[5]则联系《列女传·贤明传》和《列女传·孽嬖传》，指出《列女传》首列《母仪传》次列《贤明传》总结后妃之德和母道教化，又以《孽嬖传》之反例对比，意在指斥赵飞燕姐妹。马巧玉^[6]以为王太后与《母仪传》中的母亲们相比，既对成帝疏于教化又倚重外戚，《母仪传》意在劝谏太后。由此可见，学者们基本都认可《母仪传》的政治意图。

[1] 此观点详见罗莎莉《儒学与女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导言部分。

[2]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页。

[3] 张涛：《列女传译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4] 魏霞：《刘向〈列女传〉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

[5] 刘赛：《刘向〈列女传〉及其文本考论》，复旦大学，2010年。

[6] 马巧玉：《刘向〈列女传〉的编撰意图与编撰策略》，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二）《母仪传》的佚传

佚传问题主要涉及《鲁师春姜》篇目及文本的考证。《母仪传》所佚一传，清代学者提出两种可能：吴騫、孙志祖、孔广陶等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书所引《列女传》文推测为黄帝妃嫫母，顾广圻、王照圆、萧道管等根据《毛诗正义》《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列女传》推测为《鲁师春姜》。张涛凭以下两点反驳黄帝妃嫫母说：其一，春姜训女更符合《母仪传》的主旨；其二，黄帝妃嫫母在娥皇、女英前，而今本《母仪传》卷首《有虞二妃》颂云“元始二妃”，则其前不应再有其他篇目。^[1]他的反驳是成立的。

俞士玲则据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出土屏风题记^[2]与《太平御览》《家范》所引《鲁师春姜》篇内容复原其文字，且以漆画选自《列女传》部分的排列顺序与今本《列女传》对应为由，认定《鲁师春姜》次序应在《鲁之母师》后。然而她写作《从组织结构看〈列女传〉的叙事》一文时间较早，所用材料较为陈旧；据丁红旗《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出土屏风文字释证》^[3]整理的屏风文字内容，漆画故事的次序似并非与《列女传》完全相应；加上出土屏风本有残缺，所载内容繁杂，并不局限于《列女传》，所以目前仍难以确定《鲁师春姜》在《母仪传》中的具体次序，但《母仪传》佚传为《鲁师春姜》篇仍是较为可信的。

（三）《母仪传》的次序

《母仪传》各传大体以时间先后为序，除去部分同时期且难以辨认先后顺序的篇章，学者们讨论的次序问题主要有：第一，《邹孟轲母》的版本差异问题；第二，《卫姑定姜》和《齐女傅母》、《魏芒慈母》和《齐田稷母》两组传文的次序问题。在次序问题上，既要注意刘向作为编撰者的意图，也要考虑到文献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讹误情况。

《母仪传》的编排次序只有《邹孟轲母》篇存在版本差异，张涛^[4]指出明嘉靖黄鲁曾本与南宋余氏本顺序不一致，前者将《邹孟轲母》置于《鲁季敬姜》《楚子发母》前，而宋本置之在《鲁季敬姜》《楚子发母》后。

版本	南宋余氏本	明嘉靖黄鲁曾本	明万历黄嘉育本
次序	《邹孟轲母》	《鲁季敬姜》	《鲁季敬姜》
	《鲁季敬姜》	《楚子发母》	《楚子发母》

^[1] 张涛：《〈列女传〉在北宋中期以前的流传》，《殷都学刊》1993年第2期，第50-53页。

^[2] 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出土屏风共六幅木板漆画，据其已确定内容，漆画故事涉《列女传》篇目十三篇。其中第一幅木板漆画绘有《鲁师春姜》故事，其榜题为“鲁师春姜”“春姜女”，题记部分文字脱落。然而这些屏风内容与《列女传》文本多有出入，漆画故事或受其载体影响叙述更简明，因此屏风所载《鲁师春姜》也并非刘向《列女传·鲁师春姜》原文，但仍有其参考价值。

^[3] 丁红旗：《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出土屏风文字释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9年第1期，第75-106页。

^[4] 张涛：《刘向〈列女传〉的版本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第249-257页。

	《楚子发母》	《邹孟轲母》	《邹孟轲母》
--	--------	--------	--------

表1 《邹孟轲母》各版本次序差异

俞士玲^[1]提出两种推测：其一是刘向因《邹孟轲母》与《鲁季敬姜》存在故事内在对称性而使之相邻，依据是《列女传》在以时间为序时又兼顾传主阶级与相邻故事的呼应，之后的《鲁之母师》与《魏芒慈母》、《楚子发母》与《齐田稷母》也是两对对称性故事。其二是汉宋时人因尊崇孟子而将其故事提前。这两种推测都有缺陷：第一，相邻故事的呼应关系并不是绝对原则，如《楚子发母》和《齐田稷母》虽然在传主阶级和故事内容上相似，但无论在哪一版本中位置均不相邻。第二，因尊孟而将《邹孟轲母》提前却有可能，但宋本为何恰好将其提到《鲁季敬姜》前，明代二版本又为何皆不提前，则有待进一步分析。两宋确有尊孟思潮，但《鲁季敬姜》是与孔子有关的故事，传文中多次出现仲尼的言论，因尊孟而将《邹孟轲母》提至《鲁季敬姜》前也未必合理。在新的文献证据尚未出现时，暂时无法对此问题下定论。

而《卫姑定姜》和《齐女傅母》、《魏芒慈母》和《齐田稷母》两组故事则在时间顺序和文本次序上明显相反。《卫姑定姜》中的定姜是卫定公时人，《齐女傅母》中的傅母是卫庄公时人，从时序上看庄公在前定公在后，即《齐女傅母》故事应先发生于《卫姑定姜》，但《列女传》流传下来的各版本均将《卫姑定姜》编于《齐田稷母》前。《魏芒慈母》中的芒卯是魏昭王时人，《齐田稷母》中的田稷子是齐宣王时人，齐宣王在前魏昭王在后，但各本均将《魏芒慈母》编于《齐田稷母》前。按照俞士玲的分析，前者是由传主阶级差异造成的，后者是由对称性造成的。^[2]她强调《卫姑定姜》及其以前的传主皆为帝王母或帝王妻，而《齐女傅母》之后的传主则为大夫、士、庶人的母亲或妻子，《齐女傅母》的傅母因与定姜有阶级之别而被置于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而她以对称性理解《魏芒慈母》的次序问题，认为《魏芒慈母》讲继母与继子，《魏芒慈母》前的《鲁之母师》讲姑母与儿媳，两种关系皆以义结，故《魏芒慈母》被提到《齐田稷母》前，从而与《鲁之母师》相互照应，则略显牵强，这一点在讨论《邹孟轲母》篇次序时已有提及。此外，还需考虑刘向的失误或文献流传讹误这两种可能。编撰者在编书过程中不够严谨，或者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重新编排，都可能产生次序颠倒的问题。

（四）《母仪传》的母亲形象

学者们对《母仪传》母亲形象的认识体现在他们对母亲形象以及女性形象的分类上。首先，刘向的《列女传》可依品行好坏分出前六传及《孽嬖传》，这是

^[1] 俞士玲：《从组织结构看〈列女传〉的叙事》，《古典文献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9页。

^[2] 俞士玲：《从组织结构看〈列女传〉的叙事》，《古典文献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9页。

目录章节的客观体现,没有太多争议,学者们也基本将前六传与最后一传分开处理。其次,学者们对《列女传》女性形象进行再分类时,常使用角色、品行、阶层三个维度,但这三个维度本身有含糊不清之处。就角色划分而言,《列女传》中的女性常兼具两重或三重身份,对此学者们有两种处理方法:其一是合并身份,如高小燕^[1]将女性形象分为贤妻良母、贞女与恶女,可惜并未说明贤妻良母何以能成为女性群体的一个单独分类。^[2]其二是忽略传主的多重身份或忽略类别的存在,如魏霞^[3]将女性形象分为母亲、妻子、女儿三个群体论述,母亲群体讨论《母仪传》各篇及其他各传少数有关母亲篇目,三个群体涉及的篇目各不相同,这就忽略了《母仪传》中许多与妻子形象相关的内容;而若忽略类别,将同一传主拆分进两个群体或三个群体,又会造成分类重复且片面地去理解人物形象;二者无疑都会加剧文本分析过程中的信息流失。此外,按品行或阶层分类也因对品行或阶层界定有模糊地带而产生类似问题。再次,这三个维度很少单独使用,经常被叠加在一起,如邹剑萍^[4]在母亲形象群上又细分成母仪天下的女子形象、善于教化的母亲形象、充满慈爱的继母形象、坚强聪慧的母亲形象和恶母形象;又如郑先彬^[5]也基于母亲群像分出国母、慈母、智母、继母和义母;再如孙会梅^[6]先按品质将女性形象分为智慧型、道德型和女祸型,又在智慧型下分出善于教育的母亲、贤明的女性、有远见卓识的女性和能言善辩的女性。这种分类维度的叠加并没有解决或减少类别间的重合,不是与刘向本来的分类重复,属于叠床架屋的行为,就是所分各类仍存在许多重合处,并不能真正达到分类的效果。

当然,若就《列女传》全书来讲,如此分类有其意义在,能帮助研究者快速认识书中女性群像并大致归纳各类特点。如魏霞^[7]从其分类中总结出践行母道需有好的性情与德行,需知道怎么教化(从胎教始),要时刻不忘教诲之责。但当研究范围缩小到《母仪传》中,以更近的距离去观察这群母亲,就会发现她们中有无儿女却仍母仪天下的娥皇女英,有无夫却生子育子的姜嫄,有有夫却需要独立抚养儿子的涂山,有被突出为能“统领九嫔”使“后宫有序”的有娀等等,每位母亲的特殊性都对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本文将更关注《母仪传》每一传主所处的情境以及她们在此情境中面临的问题,对她们进行分类也只为展现母亲身份的多义性。

综上所述,目前《列女传·母仪传》的篇目及文本基本确定,题旨也较明确,

^[1] 高小燕:《〈列女传〉女性形象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

^[2] 可以推测这种分类方法或出于某种文化思维惯性,或是学者认为贤妻与良母的结合与其他女性角色确有本质分别。

^[3] 魏霞:《刘向〈列女传〉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

^[4] 邹剑萍:《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刘向〈列女传〉》,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

^[5] 郑先彬:《〈列女传〉研究初探》,苏州大学,2008年。

^[6] 孙会梅:《刘向〈列女传〉引〈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7] 魏霞:《刘向〈列女传〉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

可从文学、性别、政治等角度进一步讨论刘向的立传标准、具体篇目的结构和故事主题等，次序问题则有待新的文献材料证明；《列女传》全书的母亲群像已被各学者大致归纳，但《母仪传》中的母亲们并未从母亲群像中抽离出来，且除母亲形象外还有许多次要人物形象此前较少为人关注，《母仪传》的人物形象塑造与性别角色建构问题仍有许多可探讨的内容；此外，还有必要探讨《母仪传》的地位与影响。

第一章 《母仪传》的编撰旨趣

《列女传》是后人了解早期女性故事和汉代社会性别角色建构的重要文献。人们一般认可《列女传》是刘向的作品，却对刘向究竟是其编写者还是校定者尚有争议。^[1]但若留意《列女传》的作品属性，将《列女传》的成书过程视为一次叙事行为，那么刘向与该书具体的编写或校定关系并不会从本质上影响对其叙事的研究。因此本文仍视刘向为该书的编撰者，并以此为前提展开本章的讨论。这一章将围绕《列女传·母仪传》的传文故事，关注刘向编撰层面的三个核心问题，包括他选择传主的标准、对文本结构所做的处理以及故事内部隐含的权力关系主题。

第一节 宽泛的立传标准

今本《列女传》共七卷，每卷各围绕一主题组织内容，七个主题分别是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和孽嬖。其中既有树立正面形象的，如前六卷，也有抨击反面人物的，如最后一卷；既有与女性特定身份结合独立成卷的，如《母仪传》，也有只以德行划分成卷的，如后六卷。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可以进入《列女传》取决于刘向的立传标准。

一、母亲的多面生活

《列女传》首卷《母仪传》已佚去一传，现存十四传，其余六卷各十五传。梳理今本《列女传·母仪传》十四传及俞士玲所辑佚《鲁师春姜》文本中的各类女性形象可得下表：

篇目	传主形象	母亲形象	女性形象
《有虞二妃》	娥皇		娥皇
	女英		女英
		舜母	舜母
			舜女弟
《弃母姜嫄》	姜嫄	姜嫄	姜嫄
《契母简狄》	简狄	简狄	简狄

^[1] 此问题可参考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章第二节“史部之属”及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二章第五节“刘向生平及所著杂传略考”。

			简狄妹娣
《启母涂山》	涂山	涂山	涂山
《汤妃有嬖》	有嬖	有嬖	有嬖
			汤九嫔
《周室三母》	太姜	太姜	太姜
	太任	太任	太任
	太姒	太姒	太姒
《卫姑定姜》	定姜	定姜	定姜
			定姜儿媳
《齐女傅母》	傅母	傅母	傅母
		庄姜	庄姜
《鲁季敬姜》	敬姜	敬姜	敬姜
			文伯妾
《楚子发母》	子发母	子发母	子发母
《邹孟轲母》	孟母	孟母	孟母
			孟子妻
《鲁之母师》	母师	母师	母师
			母师儿媳
			穆公妻妾
《魏芒慈母》	慈母	慈母	慈母
《齐田稷母》	田稷母	田稷母	田稷母
《鲁师春姜》	春姜	春姜	春姜
			春姜女

表2 《母仪传》各类女性形象

就上表结合《母仪传》文本分析可得：刘向的《母仪传》展现了母亲们的多面生活。

第一，《母仪传》所选传主体现了母亲身份的多义性。除一般意义上的亲生母亲外，母仪之母还包括嫡母、姑母、傅母、继母、寡母等。这些身份分类并不在同一逻辑层面，但它们的确涵盖当时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一位母亲在现实世界中所可能及需要应对的各种情境。在那个时代，一位女性进入婚姻状态，首先需要承担侍奉舅姑、辅佐丈夫和生儿育女的责任。其次，当家庭关系和婚姻状态发生变动时，母亲的身份意义随之变化延伸丰富，她们可能需要处理与庶子女、继子女和儿媳的关系，或者面临寡居并独自抚养儿女的情况。再考虑到母亲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15013332330011114>